# 花艳惹蜂狂

第一章

一中的赵振校长武断地结束了校务会。而且还留下了斩钉截铁的话：「不管你们什么意见，反正这孙倩我是要

定的。」说完就甩手离开了会议室。

他知道，做为全市的重点中学，这一中，哪个教师不是想方设法削尖着脑袋往里钻。会议室里的那些教研组长，

各行政科长都不知道，其实这一中教师的调动，没有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的条子，谁也没这权项说话。只是赵振清楚，

为了孙倩，他值得这样做。哪怕是丢官去职挨处分，他也绝不会后悔的。

让赵振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不顾众寡悬殊地独断专行，确实是他的魂魄已让孙倩勾了过去。昨晚他是和孙倩缠

绵了一晚，早上就急急地赶往学校，在他的身上依稀还残留着孙倩夜巴黎香水的悠香和她那如兰似麝的体味。

和孙倩的一夜颠狂让他这个胭脂阵里打滚惯了的男人大开了眼界，以往的那些花钱买来的小姐，那些粉蝶流莺

在他的心里全是些残花败柳，上不得台面也牵不住男人。她们在孙倩这种如花盛放的少妇面前显得暗然失色，这孙

倩虽不能说是人间极品，但也不枉是床上的娇娃，被窝里的浪蝶。

昨晚是他一个电话把孙倩约到了酒店的，这时候他的任何一句话在孙倩心里无异于古时皇帝的圣旨，她一定无

所推辞言听计从的。

这酒店的房间是他们学校长期包租下来的，除了他和办公室主任外，别人都不知道。他很早就过去，吩附了服

务员送过来鲜花和水果，自己就放水洗了澡。

五星级的酒店确实与众不同，房间中的卫生间里面也设计了一个单人蒸气室。

孙倩到了时他正披着酒店的白色浴袍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孙倩给他绽开了一个灿烂的笑脸：「幸苦了，黄校

长。」

他发现孙倩笑的时候那双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一样，很有一番风情。一个鱼跃他起了身：「来来来，吃水果。」

孙倩只着白色的衬衫和黑色的短裙，显得随和轻松，一双白溜溜的长腿不着丝袜。当然，拥有这么一双白腻无

瑕的美腿，包裹起来真是暴殄天物。

赵振把孙倩让到了沙发上，然后自己坐到了她的对面。「阿倩，你的事我考虑了，办起来有点难度。」

见孙倩的脸上略现失望的样子，他接着说：「但我还是会努力的。」

「那就谢谢赵校长了。」孙倩把削好了的苹果递了过去，嗲嗲地说。赵振接过了她递过来的苹果，也接过了她

的整个身子，他随着那么轻轻一扯，孙倩就像安了轴承似的，一骨碌把身子就投向了他。赵振将她抱到了自己的大

腿上，双手捧着她的脸说：「你说，该如何谢我啊。」

孙倩却挣开了他，站起身来说：「赵校长，这有点乘人之危了吧。」一下子，就教赵振的心头一个激灵，脸上

跟着也泛起了紫色，那跃跃欲试的情焰顿时如遭水浇。孙倩说着回到了对面的椅子坐下，脸上依然挂着眯眯的微笑，

对着满脸尴尬的他。

「阿倩，你知道，我。」赵振张口结舌地。

孙倩用一根手指在自己的嘴唇上摇晃着，慢吞吞地说：「不要再说。」

孙倩走过去把房间的门锁住了，还没忘了挂上请莫打扰的那块牌子。走回来时边走边把脚上的那双高跟鞋踢脱

了，风摆扬柳婀婀娜娜地踱到了赵振面前，突然双臂勾着他的脖子，就如同鸡琢米般地在他的脸上乱亲乱吻。

赵振受宠若惊的，一时不知自己该做什么，只是怔着任由这女子在他的怀里蠕动，以致那浴袍的带子何时被解

开也不知道，露出了那小腹浓密的体毛以及那张牙舞爪的阳具。

接着，孙倩整个身子从他的怀中溜了下去，双手还贴在他的胸膛上，却把头一低，一张小嘴就贴在他的阳具上，

吐出了柔软温香的舌尖，在他那宛若鸭蛋般大小的龟头上吮咂起来了。

赵振一双手摸索着就往她的裙缝里钻，腰间是紧了点，那手怎么努力也进不得。孙倩就拍开了他的手，自己将

那裙子的拉链拉开了，那裙子也挣脱了束缚，滑到了她的脚底。赵振就见着了她修长如锥的双腿，以及顶部让窄小

的三角裤包裹的那处鼓蓬蓬的地方，依稀还有那么几根细小的毛发顽皮地探了出来。他艰难地咽回了喉咙间的津涎，

嘴里却大口地喘着气。

而孙倩的一双纤手却还在他的胸间，大腿侧那里摩擦着，他只觉得一股子热腾腾的气从头顶直往小腹间窜，有

点穷途末路的感觉，再也忍耐不住这慢吞吞的情调，就捞起了她的身子向那床上挪动，孙倩嘴里叫着：「瞧你猴急

的，慢慢来吧。」

他将她扔到了柔软的床上，扒光了她身上的所有衣物，他站立在地上，当他高昂着他的阳具大摇大摆地挺到了

她的阴部时，孙倩不禁轻呼了一声：「哗，那么长啊。」

他一只手掳起她的一只腿，另一只手却伸到了腰肢中将她托起，扭动了一下自己的屁股，那阳具就如长了眼睛，

朝着孙倩的那处沾霜带露的阴道里去。

刚一挨上，孙倩就惊叫着：「你轻点，人家好久没有的。」

但这时的赵振，哪容得他温描淡写怜香惜玉，胯下的那恶物长驱而入，直捣进她那温柔的穴巢里。

孙倩口中不禁倒抽了一口气，接着一双眼珠定定地呆住了，赵振不敢冒然再进，俯下脸去凑上嘴，一条舌头也

在她的嘴里来回搅动，待到她的舌尖跟着做出了反应，嘴里也吮吸不休时，他下面才轻轻地抽动。

「你好像顶进我的心间里了。」孙倩娇怜怜地说，赵振把头附在她的腮上，说：「人都称我大象。」

她听着，觉得很好玩的，就咯咯地直笑，把眼泪都流了一些。这么一乐，包容他阳具的下体也就湿湿地润溢起

来，一个身子不由得扭动如蛇。

缓过了气来的孙倩，这时好像是苦尽甘来、食而知味地跟着他的纵送迎凑着。肥美的屁股也一耸一耸地拱纳着，

口里跟着咿咿嗬嗬轻吟浅唱，那张脸涨得如同醉了酒一般，粉俏艳丽，红罩缠绕。

他只觉得那东西在她的里面被包容得严严实实，只是凭仗着那里粘腻的淫液才得于抽动。

这时她全然释放开了自己，只见她两手举过头顶，一头黑发像一簇舒卷的云散落在周围，她的乳房不是很大，

如同少女般的盈盈一握，正随着身子的耸动弹跳不止，那两颗岭上的红蕾像眼睛般调皮地朝着男人眨动。看得赵振

血涌精动不能自持，拚命搂着她的屁股，猛然用力狂插不休。

胯下的孙倩早已娇声淫语叫个不停，淫水顺着她粉粉白白的大腿流到了床单上，她狠命紧勾着赵振的脖颈，咬

着牙齿一凑一迎。

赵振只觉得她的阴道里面一阵又一阵挤迫，且缭缭绕绕，盘旋跌宕，有如小儿吮奶般的吮吸，引发得他那龟头

一阵紧张，快意如风拂残云般席卷而来，把持不住的精液一触即发。但孙倩的那里却骤时肌肉一忪，让他顿有所失，

反而那些精液又回复蓄势欲发的状况。情不自禁地呼叫着：「太好了，阿倩。」

「累了吧，让我给你换个姿势。」孙倩就把他推到了椅子上，双手扶着他的肩膀，大张着双腿就跨了上去。

赵振手捻着自己那阳具，帮衬着拨弄着她的两片莲瓣，那龟头刚一挨上湿漉漉的肉缝，孙倩就沉下了腰，随即

一起一落地套桩着，赵振只觉得龟头似被咬住了一样，淫水顺着他的那柄东西淋漓而下，也腾出了双手将孙倩的纤

腰紧紧箍往，孙倩自顾把个屁股筛得如风旋转，恣意自在地在颠簸驰骋。肉与肉的博击时骤时缓，声声不绝于耳。

两个人正渐入佳境，孙倩倏然止住，整个身子从赵振的身上挣脱开来，自顾扑向那床上，背朝着他趴下，却将

一个肥肥嫩嫩的屁股高翘耸给了他，赵振也紧随着孙倩，就势覆在她的后背上，挺着阳具就剌，在她的里面猛颤了

一会，精液滚滚而出，孙倩在他的狂浇猛注中心间一颤，觉得自己的内里也有一股东西正打熬不住，陡然而至。泄

出的的那东西让她的精神为之一爽，不自觉地轻哼了一声，整个身子就软了下去。

其实，赵振跟孙倩也相识没多久。也是几天前他跟着朋友去舞厅，那可是一处很专业的场所，跳的也是很高雅

的国际标准舞和拉丁舞。这种地方，的确是女人们表现自我的最合适舞台，她们不仅展示漂亮的衣服，还展露着自

己身体最迷人的部位。

赵振自己跳得并不好，但却喜欢到那地方，既可满足男人视觉上的享受，还能辅以身体某一种局部亲密的接触。

他也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到这种比较高雅的场所更适合他。而且在这里跳舞的那些名娴淑女绝不比其它歌舞厅

里的小姐逊色，至少就没有那些风尘味。

孙倩从赵振的身边经过时，就引发了他的注意，那时他正细眯着眼睛，摇晃着脑袋欣赏曲子，就掠过一阵熏人

的香气，他先注意到是的一溜雪白的小腿，以及那女子穿着的高跟鞋，鞋尖清清瘦瘦，一派秀气，鞋跟是尖尖的锥

子，留下一个个浅浅的洞眼。把个女子的身体衬了出来，腰肢一扭一扭的，曲曲折折打着几个弯，圆溜溜地翘着胸

脯和屁股，就像蜻蜓点水，游鱼上钩，每一步都迈得轻轻松松，匀匀称称，简直不是在走着路来，就像在水面上漂

着一般。

那晚上孙倩确也刻意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身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无袖高领旗袍，活活脱脱一个活色生香的东方

美人。只见旗袍上的隐色牡丹，连着几片摇曳的叶子，从右肩向左胯斜斜地垂下来，或者说从左胯处攀缘而上，直

把枝枝叶叶蔓蔓延伸到右肩，一朵丰硕重瓣的牡丹花，正好被她丰满的胸脯托起来，灼人眼目。跟她搭伴的又是她

师范学院的舞蹈老师，两个人一上场亮相，就把个场面引向了高潮，一曲下来，更是欢呼雀跃、掌声不绝。

赵振的眼睛更是闪闪发起光来，不过并不是两只眼睛同时发光，而是一会儿这只，一会儿那只，仿佛有一颗顽

皮的小火星活泼地从一只眼睛跳到另一只眼睛。他觉得那个男子有点眼熟，也记不得是那里认识的，见他们下得舞

池经过他身旁时，就在他的衣角上拉了他一下，权做招呼。没想那人真认出他来：「嗨，赵校长啊，你也有兴致。」

「闲得无聊，就来坐坐，跳舞就不敢，哪能在你们跟前班门弄斧。」赵振打着哈哈，却把手伸给了孙倩，一双

眼睛却直往孙倩瞧。

经过一阵舞蹈的孙倩，脸上激起的红晕还末褪尽，把女儿家的娇媚尽致显出，那眼波流盼，脉脉传情，一滴汗

珠挂在额角上，被灯光映得亮晶晶的，因为心情激动，呼吸有些急促，连嘴唇上细细的若有若无的茸毛都跟着抖动，

两只挺挺的奶子也随着她的气息微微颤动，摇曳着一身的花枝。

「她叫孙倩。」那男子就把她介绍了，赵振就从旁边拉过了椅子，一个劲地招呼他们。

孙倩用力挣了几个也没能挣开他紧握着的手，就笑着娇吟一声：「赵校长，你把我的手握疼了。」

赵振这才发现，忙松开了她的纤细小手，嘴里也就解嘲地说：「失态了，孙小姐这么漂亮，让我失态了。」

孙倩见他这么一说，就笑了起来，那双本来汪汪的大眼睛一下子弯弯成一条缝。同伴见赵振如此兴致勃勃，也

就拉开了椅子，大声招呼着坐下，递上烟、让了茶，叫来了啤酒、饮料，那男子附耳对孙倩悄悄地说：「这是一中

的校长，你的事他能帮得上忙的。」

孙倩也就不客气地在赵振身旁坐下，舞厅里的圈椅确是低矮了些，他注意到孙倩的身子坐下时，两截长长的腿

不知搁那处了，只能往向一旁倾去，支撑了重量的一条腿紧绷若弓，动作多么优美。

为了保持身子的平衡，另一条腿款款从膝盖处向后微屈着的，胳膊凌空下垂的姿式，把那一领缀满了花儿的白

绸旗袍，恰恰裹紧了臀部，隐隐约约窥得小腿以下一溜乳白的肌肤。且一侧着地的将鞋半卸落了，露出了似乎无力

而实则用劲的后脚。

不禁让赵振暗暗地思忖着，如此雅致的风情少妇，真得好好使出一些手段，让她芳心暗许，把个鲜活的身子交

过来慢慢消受。

这时，刚好浮起一曲慢四的曲子，孙倩就起身朝赵振伸出手：「赵校长，我请你跳一曲。」

赵振有点受宠若惊地笑了，忙说：「我可跳得不好，孙小姐不要见笑。」

孙倩挽着他的臂膀步向舞池，依附着他凑到了他的耳边娇羞地说：「总是小姐小姐的，叫得让人不好受，还是

叫我阿倩好了。」

两个人就有如那穿花的蝴蝶，在这灯光摇晃、乐曲悠扬的舞池里翩跹起舞。

赵振的步子四平八稳、中规中距，或是因为紧张，那身体挺得笔直，孙倩可是如鱼得水，整个人随着舞曲挥洒

自如，一双腿像安了弹簧似的起伏摇摆。

她那敞露着的光滑洁白的一只手臂搭在赵振的肩上，一只让他提了起来，那胸脯就跟着翘起来，两个奶子扑扑

愣愣地像小兔子跳跳蹦蹦，像成熟的桃子一样涨开来了。腰身拉得长长的，旗袍的下摆就露出雪白雪白的一条线来，

这条线还随着身子的一蹿一蹿变宽变窄，奇幻无比，屁股和大腿都因为使力绷得紧紧的，把旗袍裙的下摆都撑得吊

了起来，露出一截受看的脚踝，脚尖因为用力，撑成一条线，还往上一耸一耸，全身跟着乱晃，把他的眼晃得迷迷

瞪瞪，不会转了。

「我是最怕跟不熟悉的人跳舞的，跳着时也没话可说。」孙倩笑吟吟地说，那眼神却直勾勾地对着他。赵振就

把那个柔软温香的身子搂紧了一些说：「跳多了不就熟了。」

见孙倩没有反感的意思，赵振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搂在她的腰肢那只手就不安份了起来，滑溜溜地往下，轻按

着她的屁股，孙倩就一个身子贴得更紧，嘴里却说着：「哪有这样跳舞的。」

这样他们两个人好像熟络了好多。赵振就问她：「阿倩，听说你也是教育界的，在哪里高就啊。」

孙倩说出了大山里学校的名字，还补充着：「我是请了长假，好些日子了，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

「那地方也真够苦的，真是难为你了。」赵振说。

「那倒没什么，就是生了别的事。」孙倩那蔓延的牡丹花已紧挨在他的胸前，见赵振欲问不语的意思，紧追一

句：「我刚办完了离婚手续。」

「是吗，看你那么年轻，就结束了婚姻。」赵振有点惊讶，也有一阵窃喜。

随着又生出了点点怜香惜玉：「有困难吗，我能帮助你什么。」

「你知道大山学校的陈家明吧。」孙倩说。赵振知道的，教育部门刚刚发过通报，一个叫陈家明的男教师跟他

的女学生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类问题放在别的地方、别的部门纯属生活小节，但在教育界就不同了。赵振

何等的聪明，他已经猜到了眼前这美丽漂亮的女人，一定跟那件事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

「我真的不想再回到大山去，那个伤透了我的心的地方。」孙倩幽怨地说，眼里已有了晶晶闪动的泪光。赵振

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拍打着她的身背。

一曲就终了，音乐随之消失，灯光也燃亮了起来。在这间富丽堂皇没有一丝阴影的大厅里，笙歌艳舞，香粉鬓

影，欢笑晏晏。一袭华衣的孙倩，如灼灼桃花开在春风沉醉的晚上。挽着赵振的手像双蝴蝶般穿梭在同样衣冠楚楚

的人丛中。

第二章

其实发生那件事，孙倩应早有觉察，结婚已过了二个月了，虽然时间相对短了点，但她和家明从相识到恋爱也

有三四个年头，她应当清楚家明的，想起读大学的那时候，当年他遇到她时孙倩就感到自己就要坠入爱河。

他在跟她能够单独说话的第四天，就把她领到了在学校里体育馆的南看台下，那里绿荫覆盖，草坪很宽。家明

把她紧紧地拥在怀里亲吻着，那时她既紧张又幸福，差不多快要晕过去了。

当他把手伸进自己的胸罩，她挡了几个没挡住，就任由他那双孔武有力的手在那里肆意揉搓，她呻吟着，全身

从那时起就对他全面开放。一个小时后，当家明的身体向她那处女之身侵入时，她就在他的顽强下臣服。他们疯狂

地做爱一直待续了很久。

她体验到一直害怕却又一直想尝试的那令人欢娱的甜蜜滋味，家明带给她的那种她从末体尝到的肉体满足激发

起了她的情欲，她学会了配合，按照他说的那样开始她从没做过的事。

从那以后，她经常满足他，只要是他的需要，她可以不去上课，不干别的事。那一切多么地甜蜜，他们通常随

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发生关系，享受那激越的欢娱，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或是让人瞧见了。

毕业后，家明就分到了大山里的这学校，为了他们的爱，她也放弃了灯红酒绿的城市，心甘情愿地跟着来到了

大山。甚至他们结婚也不张扬，这里的同事或许早已认为已经他们结婚了。从她到这里那一刻起，她就明目张胆地

跟家明住到了一块。

但那段日子家明足足有一星期没挨自己的身子，这在他们来说是从没有过的事。她记得那时自己的老朋友来了，

家明他躁得整晚都睡不着，是她用嘴帮了他把那份激情发泄了。

等她干净了身子，他又提不起劲来，她还以为那些时他是累着了，镇里正积极地准备参加全县的蓝球赛，他忙

里忙外地训练着那些半大小子。

就在那天的晚上吃过饭他就说要出去，让她别等着。连日里风和日丽，春色撩人，全没有冬天的峻寒酷冷，孙

倩看了会电视就上床，上床时她把自己脱了个赤裸精光，她确有点想，心里总是激荡着一股热辣辣的欲望。她记得

刚才洗澡时内裤里还有一些白渍，天知道是白天什么时候流渗出来的。

后来她是搂着床上的长枕迷糊地睡了，是那阵急剧的敲门声让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以至她来不及穿上衣服，

只披着被子就打开了门，她就见家明脸色发青，紧闭的嘴唇角上满是泡沫血渍，眼睛睁得大大的，瞳仁已看不见，

只隐约现出一片在转动的眼白。

孙倩觉得自己快要昏眩了，可是她依旧使出全身的力气去拽住家明硕大的身躯，他忽地像弓一样地拱起来，整

个身体压向了她，孙倩再也支撑不住了，一个白花花的身子跟着他一齐跌倒在了地上。她也顾不上，急忙看他，见

全身都是血迹，禁不住脱了他的衣裤，由腿看至臀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

家明是在下午放学的时候接到小燕的话，小燕约他时脸上全没有半点的羞涩，而且也不忌讳旁边的其它人，对

于跟前这位十七岁的女生这种早熟他已习于为常，他随口就答应了，那时他正在指挥着其它学生把体育课的器材搬

回储藏室。

晚饭之后他就急急地赶到了河边，乡间的夜晚显得静寂，只有堤坝边的树丛传来草虫的微吟，那河里水的流声

更加清晰，像野鬼在长哭。就是飞划在半空的殒星，似乎也能听到飞落时的咝咝声。

无论是在师范读书还是毕业后当了教师，无论在哪个场合里，家明总是显得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

在女生们的心目中自然不同于其它人。这并不仅是因为他长得过于高大，还因为他有着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

更有那双上下两排睫毛很浓很长，甚至稍稍弯翘的眼睛。他在学校的球场上一跃而起跳投的英姿更是让那些女生们

念念不忘。像小燕这些情窦初开、涉世未深的女生们，更是将他做为男性的楷模，睡里不知梦了多少回。

远远地就见小燕甩动着两条长腿走来，家明迎了上去，在黑暗中，他拉起了她的手，他觉得她的那双小手湿润

柔软，两人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再次发生，可是四周浓密无边的黑暗有点让人不知所措。

家明扳过她的肩头，低下头去，静静地找着她的嘴唇。两个人紧张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弄折的小枝儿在他们耳

边发出噼噼啪啪的脆响，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无尽的急流，肉体的感觉像水银一样令人不能抗拒地倾覆下来。

小燕的一对乳房在他的手底下活蹦乱跳，如同有了生命的小兽。少女的乳房光滑充满弹性，在他的揉搓下顽强

地挺立着，再往下，滑过了她平坦的小腹就是几根稀疏的毫茎，那里萎萎绵绵，就有一处肥美的肉缝，粘粘腻腻，

渗出丝丝液汁，家明还感觉那地方正咻咻吮吸着、抽搐着。

小燕更是不甘他后，一边做出激烈的反应，一边把手从他的胸口处伸进家明的衬衫里，用指甲抓挠着他发达的

肌肉。另一只手却紧握住他裤裆处那一堆隆起的对象，而且急迫地摸索着，不知从何下手。

还是家明自己解开了裤带，让她的小手能够轻松自由地把握他的阴茎，一触摸到男人的那东西，小燕就一个身

子颤抖得厉害，家明觉得那玩弄着她阴处的手指快要让她吸了过去。

家明在一块较不空旷的地面，把一些干枯的树叶铺上，再把他的外套和上衣覆盖上去，他不等一个身体站起来

就扯脱了她的牛仔裤，连同她的内裤一下子就让他扯到了膝间，他就这样让她站立着，却自己把脸贴向她的两腿中

间，伸着长长的舌头就在她的阴部那处地方来回游动。

小燕感到了他的脸颊在她的大腿上，在她的小腹上，温柔地摩擦着，他的髦须和他柔软而浓密的头发紧密地试

擦着她，她的双膝开始颤栗起来，在她的灵魂深处，很遥远的有一种新的东西在跳动着。

当家明进入到了她的里面时，小燕觉得他裸着的皮肤紧贴向她，他在那里静止了一会，让那男性的东西在那儿

膨胀着、颤动着，当他开始抽动的时候，在骤然而不可抑止的狂欲里，她的里面一种新奇的、惊心动魄的东西，在

波动地醒了过来，波动着，好像轻柔的火焰的轻扑，轻柔得像羽毛一样，向着光辉的顶点直奔，美妙的，美妙的把

她溶解，那好像钟声一样，一波一波地登峰造极。

她躺着，不自觉地发出了狂野的呻吟，所有的动作，所有的性兴奋都是他的，她再也无能为力了，甚至他的双

臂搂抱着她那么紧，他的身体的激烈的动作，以及他的精液在她的里面播射，这一切都在一种沉睡的状态下过去，

直至他完毕后，在她的胸膛上轻轻的喘息时，她才开始转醒了过来。

脚下的土地在滑动，头顶上的流星在夜里坠落，两个人用熊熊燃烧的双手，抓住对方的身体。昆虫交配，嘶鸣，

青蛙在水边鸣叫，这是夜的感觉。

这时，堤的上面有几辆自行车过来，还伴随着手电简繁聚的扫射，家明警惕地放开了紧搂在怀中的小燕，自己

慌乱地套上了衣服，而小燕还茫然不知所措地征着，只是睁着一双燃烧过情欲而润湿的眼睛望着他。

就听到了一声断喝：「他们在这。」好几个人从大堤上急速地窜下来，朝他们两人的树丛奔跑过来。

小燕这才惊醒了似的，顾不得自己赤裸着的身子，一个脑袋就直往家明怀中钻，家明推开了她，对她喊了道：

「快穿上衣服。」说着就站起了身，朝着那些奔过来的人迎去。

慌忙间，小燕抓起着衣服，也顾不了许多，先把最外面的短大衣穿上，这时，那些手电简的光芒如剌一般一齐

照到了她的脸上，使她有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中。

「我说的没错吧。」

「你算哪门子老师，你干的好事。」

「好小子，真有你的。」

七嘴八舌的漫骂，接着，不知哪个先动起了手来，小燕只见好几个人同时扑向了家明，他高大的身躯最先还抵

挡了一会，然后，就给扑倒了，那些人一齐围了上去，用拳头、胳膊擂打，用脚踢，还有拿了棍子的，用砖头的。

小燕惊叫着：「不要，你们不要。」就往家明的身体扑去，她紧紧地抱着他的身体，就见她的哥哥拚命地拽着

她，最后不顾她死命地将她从家明的身上扯了起来。

他们一行人拽着喊叫着、哭闹着的小燕扬长而去，大堤上只留下伤痕累累的家明，他认出了其中几位除了小燕

她哥外，还有她的几个远房兄弟，更有一个是小燕她班的绰号叫小刀的。家明一下明白了，就是让这小子盯了梢。

家明还是挣扎着自己回到了家，他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究竟怎样回去的，家明对惊得在一旁哆嗦着的孙倩露出

了无声的笑脸，说：「快送我上医院。」

「我去叫人。」手足无措的孙倩睁大着眼睛说。他挥手摆了摆：「别叫，不要声张。」家明是体育系的，处理

这些伤自有办法，他胡乱地包扎了一下，就让孙倩到公路上拦辆车子，乘着夜色，进了县城里的医院。

医院里一检查，肋骨已断了两根，小腿也折了。医生对他做了处理，安排着住进了医院。这时，家明才将事情

的前后给孙倩说了，事已至此，孙倩也不好责务什么，就按照家明的吩咐，自己悄悄地回到了学校。

第二天，孙倩向校长请了假，就说家明昨夜里喝醉了酒，在路上摔坏了。自己再暗暗地到小燕班里察看了一回，

发现小燕也没来上课，就往家明家打了电话，要他家里去个人到医院照看家明。

那些天，学校还算平静，没有就这事掀起恍然大波。隔天小燕也上了学，还一如既往般穿着胡哨的花服，像花

蝴蝶般在人堆里摇晃着。孙倩偷空也去了几回医院，送了些钱和物品，家明恢复得很快，也就放下心来，继续上她

的课。

促使孙倩做出离婚抉择的不是因为家明对她的不忠，都什么时代了，孙倩不会为了丈夫一次情欲的出轨而耿耿

于怀，她不是那种小肚鸡肠心胸狭隘的女子。

家明也很快地身体恢复如初出了医院，但是，学样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小燕的父亲从外地回家后就暴跳如雷，

他是大山里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他找到了学校领导。迫于他的压力，校方给家明做出处理，除了记名处分外还在全

市教育系统做了通报批评。但这些过于轻描淡写的处罚显然让小燕家里不服，她老子也放出风声，正面的处理他不

满意，就用别的手段。

那些日子让孙倩夫妇惴惴不安，确实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夫妻俩私底下合计着，与其惶惶不可终日地坐以待

毙，还不如主动出击，便托人捎去了话，准备登门道歉。很快地收到了他们的回讯，约好了在镇里的酒楼里见面。

夫妻俩兴高采烈的，即然对方同意见面，说明这件事还是有调解的可能，好多天笼罩在他们家里的愁云也就一挥而

尽。

小燕的父亲张庆山除了在本地有好些土特产加工厂、果林场，在外地还有其它的产业。这些年来挣了好多钱，

也晓得用钱，不仅在本地，邻近的四乡六里其它地方一提四哥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没见过也听说过。

孙倩和家明如约到了酒楼，孙倩夫妇的出现让四哥感到惊诧，没想到这穷山偏僻的地方竟然有这么标致的人儿，

男的也不错。四哥的眼睛一直盯着孙倩修长的大腿和高耸的胸部，他幻想着如何扒掉她的衣服，使她的胴体一览无

余，然后随心所欲地凌辱她。

房间里的阵仗是他们夫妇始抖不及的，除了那个端坐在中间的五十多六十的老头外，还有几个精壮的男人，家

明认得其中一个是小燕的哥哥小北，再就是那叫刀子的学生。孙倩也纳闷，干嘛来了那么多人，那种事又不是值得

眩耀，只是老头的眼光就像刀子一样，她觉得他正用刀子剥开着她的衣服。不禁有些畏缩地朝家明的身后靠。

四哥一直没有言语，倒是小北招呼着大家入坐。学校里的这位漂亮的女教师他是认得的，早已对她的美色垂涎

欲滴，而且还偷窥跟踪了她好几回，就是无从下手。今儿她们夫妇犯在他的手下，再怎么说他也不会放过的。

家明高举着酒杯，先是敬了那老头，说了些认错道歉的话，言辞很是恳切。

老头并不搭理他，好久才老气横秋地从牙缝里挤出了话来。「就你这么说，就算完事了。」

孙倩就堆起笑脸，柔媚地说：「张总，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他这一回吧。」「是啊，是啊，随你怎么处

罚。」家明也很快地接上话。

「是你说的，我要阉了他。」老头对着孙倩，说得很轻忪，即使是他微笑的时候，他的眉宇间也隐含着一种凶

恶的杀气。这让孙倩心中不禁一冽，家明已是恐惧地跪在地上，他知道这老头说到做能到，心狠手辣这些他都有过

耳闻。「张总，不要啊。」老头一拍桌子，周围的几个人就一拥而上，把家明迫到了房间的一角，小北还幸灾乐祸

地说：「我爸都这么说了，你就认了吧。」

家明仿佛整个人被坠入冰冷的水井里，那一种冰冷是从里到外，仿佛五脏六腑、每一根骨头、每一根神经直接

浸入冰冷的井里。他们用他的裤带、领带把他捆在那里的一根柱子中，孙倩急着一跃而起，却让小北用手叉住了脖

子，他没用费多大的劲。就整个把她按到了餐卓另一边的茶几中，孙倩动弹不得只能摇着头嘴里叫唤着：「不要啊，

你们不能这样。」

「好啊，他奸污了我妹妹，那我就奸了你。」小北恶狠狠地说，挥起一只手，把那茶几面上放着的花瓶连同鲜

花拍落在地，摔得粉碎。

他的双手放开了她的颈子，将她那件红色的衬衫当胸撕开，就像扒开了一条鱼一只小鸡的胸膛。于是几颗漂亮

的金属扣子从她的小衫子上向四面八方迸掉，有一颗竟迸进了他的嘴里，他的嗓子眼儿一噎，狠狠地啐了一口。一

把将她的丝织胸罩当胸扯了下来。这使她呀呀地尖叫了起来。

他骑住她，腾出双手，三下五下，就将她那红色的衬衫扯成条子，并迅速将她的双手牢牢捆在一起。

但她的双脚还在蹬他，踢他，踹他。小北就回过头朝那几人一喊：「还愣着，搭把手帮着，一会大家都有好处。」

其它几个就蜂拥而上，有的上前按住了她的双腿，有的在扯脱她的长裤，有的一上去就扑向她的乳房，双手拚

命的在那地方揉研着，孙倩尖声地叫着，刀子就把她的裤衩卷成一团，塞进了她的口里。转眼间，她那光滑而粉润

的肉体就一览无余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仿佛每一部份都向他们散发着不可抗拒的诱惑。

在这地方，只要不闹出人命来，一切都可以肆无忌惮进行的，一切所谓胆大妄为都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被怂恿

被欣赏的。

就在他们几个忙乎时，小北背对他们已经褪下了裤子，随后他就挥手斥退了其它人，伏到了孙倩的身上，双手

扪着她的两乳房，揉搓着，将自己的脸埋到了她的身上，作出耳鬓厮磨之状，一边将嘴凑到了她的耳朵：「心肝宝

贝儿，没想到吧，我也会今天。」

他任凭她双腿又蹬又踢，再一次将她拦腰抱起，朝茶几一摔，于是她面朝下了。这时她的双腿已落在地上，一

旦双脚着地反而不那么容易发挥抵抗。而他就用她的衣衫所剩下的那些碎条，将她的双腿牢牢地分别捆在左右两边

的茶几脚上。她再也不能做任何的抵抗。她的腹抵在茶几的沿上，只有上身还能蠕动不止。

家明见着孙倩那雪白的大腿，以及大腿中间那地方，嫩毫数茎，颤肉垒起，在小北的手里格外醒目地突现出来，

小北正探进去指头，在那里研濡渐渍，一时间竟生出好些淫水滋溢。

孙倩口既被塞住，两手既已被捆住，她的双腿就成为她进行反抗的唯一武器，她运用得凶猛异常。

他任凭她双腿又蹬又踢，他兴致勃勃地抽出了那根湿淋淋的手指，想往上衣试擦，又觉不是很合适，就往她的

胸脯抹去，还玩儿似的笑着。家明想捂上耳朵，但双手被反捆着，只有触目惊心呆望着哆嗦着。

而此时，小北已经进入了她的体内，他狂暴地强奸她，就像一头正处于发情期而又憋足了淫欲的雄兽，一时黑

白交错，他的粗喘声和孙倩喉咙深处的呻哼此起彼伏，倏强倏弱。孙倩并没有闭上眼睛，相反的，她的双眼睁得非

常之大，泪水汩汩地从她两眼中淌出来，洇湿了茶几面上的一片。凄凄的下睫毛和浓密的上睫毛，都挂着硕大的泪

珠。

小北像骑马一样熟悉地骑在茶几上蠕动的孙倩身上，他扬仗着充满剌激而硬挺的东西，正一上一下热衷而快意

地提落着，她的长发拍打着茶几石面，被捆在另一角的家明眼睁睁地望着，恳求着。孙倩的脸上显出很痛苦的表情，

这使他们更兴奋不已。这帮人还大声地喝彩，口里吐着污言秽语，贪婪地等待着小北累了后把孙倩交给他们处置。

过了好久他才停止。离开了孙倩的肉体，也不急着穿回裤子，对始终从旁观看的其它人说：「老子够了，该是

你们的。」

他们轮番地压向了孙倩，一个个干劲十足不遗余力地粗喘着，大汗淋漓地溃退下来。她却像死了一样，仿佛连

一点气息都没有，只不过有时她身体的某一部位，某一只手，一只脚，时而轻微地搐动一下。

自始至终张庆山都在冷眼旁观着，当刚开始时他们脱去了孙倩裤子的时候，他的心中不由自主地晃悠了一下。

在他们一个个肆意的蹂躏下，孙倩脸色像石膏一样的白，双唇毫无血色。他用眼评价着眼前的这女人，她的胸部丰

满腰肢圆润，皮肤像燃烧的火焰光彩夺目，乳房摇晃着，富有弹性地隆起，成蜂腰状的腰间好像有一种难以抑止的

感觉。

四哥看到了她的下肢那里，繁茂而又萎柔的毛发，阴部更是丰盈暴突，像露水沾湿了的盛开花朵，花瓣象征着

女性的健康青春，在沉醉中，他似乎闻到了水淋淋的果实芳香。他的男性之根不由着窜动了一下，能让他如此就产

生欲望的女人不多，而且他裤裆里的那东西还在继续膨胀着。

他起身到了茶几跟前，把手伸去捣出塞在孙倩嘴里的内裤，解开了捆着的布条。那时伏在孙倩后背上的是他的

一位本家侄子，尽管他那东西还在里面窜动着，但对于上前的老头他显出了进退两难的窘迫。

孙倩的眼睛瞪得特大而又呆滞，上下两排眼睫毛显得又长又密，乍竖着，那眼神传达给他的是一种亦惑亦惊，

且怨且恨的信息。一边眼角旁，悬着一滴又大又晶莹的泪。

老头已将孙倩身上的束缚解脱了，很是不耐烦瞪了还在她身上鲁莽冲撞的那侄子。那侄子识趣地退脱了，还依

依不舍弹了她的乳房，然后抓住乳头，粗暴地用手指夹住。

孙倩这时觉得体内如同捣空般没了着落，她清楚此时她的阴部已是充血红肿，这样让她的阴壁更加紧密无隙地

跟阳具摩擦，她的子宫里已泄出了好多的淫液，而且也伴有阵阵快感，她为自己让男人如此凌辱竟会产生高潮而羞

愧。

老头早已情欲旺盛，抄起孙倩的身子往沙发一放，身体就压了上去，他的脖颈那里隆起了青筋，孙倩漂亮的下

巴往后仰起，开始喘着气，隆鼓的胸部连绵起伏。他将孙倩的两条长腿抬得很高，随着更加奋力地拱顶着。孙倩只

觉得刚才那没有着落，空前高涨的情欲一下被充实了，而且那被充实的同时，也随着那里的抽动产生着更爽快的惬

意。

孙倩竟迫不及待起来了，尽量抬起头来主动吻他，两张嘴一凑在一起，她的嘴就将他的嘴吻牢了，不知怎么一

来她那条柔软的舌尖吐入了他的嘴里。而他也情不自禁地嘬住了她的舌尖，和她相吻得如醉如痴起来。

趁他晕头胀脑之际，她挣开了他的双手，于是她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搂抱了他的腰。她的肉体习惯性的夸张地在

他的身下扭来扭去，每一扭动他能感到她那两只极丰满的乳房在他的胸前滚动。

那一种滚动带给他妙不可言的感觉，他的亢奋点转移了，他依依不舍地吐出舌尖，身子紧贴着她光滑得如同涂

油的肉体朝下一委，头便抵缩到了她的胸前。

他侧着脸，将头枕在她的胸口，双手捧住她的一只乳房，张大了嘴便吞嘬，几乎将她半边的乳房都吞入口中。

孙倩发出一阵不明不白的喊叫，全身被达到极点的感觉包围住了。她仰起身来大叫着，瞬间的瞳孔发呆似地睁

开，并放射出彩虹般的异彩。

家明在惊悚之余，又让孙倩兴奋的大叫震吓着，她那焕发异彩的眼神是他所熟悉的，那是在她高潮之后表现出

来的满足。他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幕，遭受暴虐行径的妻子正极其投入、忘我地沉浸于情欲之中，她的反应竟

是那么亢奋、激越，那么活跃。

小北就挥手让他们几个带着家明出来了，在酒楼的下面，小北对他说：「我爸的脾气你该知道，这次多亏了你

的老婆，要不，你小子就成太监了。」扬着手就让他走。

家明不敢走远，只是在酒楼的拐弯处，翘首等待着，那酒楼灯火依然通明，燃红了半个天空，他又冷又饿，只

想着那老家伙快点完事，他能跟着老婆回家。

风一阵阵吹得树叶簌簌作响，正下着阴冷的细雨，泥泞的地上被黑暗严密地包缠着。能听得见上面那伙人使人

头痛的叫嚷，也许孙倩这时已经和他们交怀触盏，一想到刚才孙倩挺起着肥白的屁股奉迎着那丑陋的老头，一种幽

怨愠怒的念头使家明的嘴唇铁青的哆嗦着，他转身就走了。

孙倩是等到了后半夜才回到家的，家明很冷漠地给她开了门，然后就自顾回到了被窝。即没责怪她也不给她慰

藉，压根就没说出一句话来。孙倩自己打了一盆热水，洗拭着下身，她吃惊地发现阴部喧肿异常，泛着腥红，挂一

条粘粘缕缕的血丝。细嫩的大腿根、丰满的臀，以及胸部一块块变青变乌，淤血积存在她半透明的皮肤下。

那天夜里她就呆呆地坐到了天亮，没有流泪也没有哭泣，在家明醒来时，她就对他说：「我们离婚吧。」然后，

她强忍着满腔耻辱和愤恨，没带多少东西就走出家里。

第三章

一中依山傍水，坐落在江边的一处山岗上，周围尽是刺槐和高耸的榆树，它的清白的粉墙从树林子里羞答答地

一闪一现，就像那里的学子纯洁的面孔从绿荫微露的笑容。围墙的砖比普通砖大了很多，似乎也坚固，不过上面全

被苔藓封满了，斑驳的旧色代表着年代的久远。

孙倩就开始上课了，她负责着一个年级的音艺课，那对她来说很是轻忪。新的环境新的工作让她一扫往日的憔

悴，她的面庞增添了不少光泽，眼光远比以前温柔，因而变得更加清澈、更娇媚、更有挑逗味儿。

时常在学校的每处，赵振都不敢正视她的身体，那样会让他那个敏感的东西抑制不住的膨胀，赵振人称大象，

那东西自有过人之处，一经怒勃起来，裤裆里一下就撑起了帐篷，令他在人堆中显得实在地难堪。

不仅是赵振，学校里的其它同事也对于这位艳光四射、魅力十足的女教师神魂颠倒，每日里眼巴巴地看着她飘

来荡去，心间吩望着能跟她说上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乘机在她的身上来回扫瞄一番，也更易打发这一天无聊的时间。

还有那些学生们，紧盼慢盼地等着每周一节的音艺课，以往这节无关紧要的课现在竟成了这年级出勤率最高的

课。本来，唱歌跳舞一向是女孩子的所爱，没想到男生对这课更是热衷，他们都喜欢着这位浑身散发着成熟女人风

韵的女教师，好像优美的石膏像，用来远视，满足视觉想象。

受到老师学生的如此欢迎，这让孙倩大为鼓舞，便向赵振提了组建一个舞蹈队，由她当教练。赵校长哪有不同

意的理由，还特地拨了些钱，把图书馆旁边的一处房子重新装饰了一番，添置了器材音响。

孙倩也在全校挑选了好些面貌姣好，身体突出的学生，利用下课后放学前的时间指导着。

这天下午快要放学前，赵振就接到了市里的通知，组织部分教师在邻近的一个风景胜地中学习，每年都有这个

节目，只是学习的内容不同罢了。赵振那些天把孙倩安顿在酒店里，夜夜欢娱，乐不思蜀，已好些天没有回家，家

里的老婆满肚意见闹着情绪，夜里出门像审犯人般地盘问不停，回到家时又是汇报反映，还要找人证明。突然来了

这个机会，这让他乐得真像天上掉馅饼一般，急急地往教务处找孙倩。

教务处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叫王申的老师在批改试卷。见着了校长，唯从唯纳的起身恭敬让坐，想要倒水却晕

头转向地四处找不到杯子，就把自己的茶杯递了过来：「校长，你喝水。」

赵振哭笑不得，拿手一推，问：「孙倩不在。」

「你找他吗，我替你找去。」好小子，这倒迅速，一个身子就要往外蹿。

「不用。」赵振喝退了他。自个转身走了，心想这王申倒是老实，就是太过于书呆了。他就慢慢往山上的小白

楼走去。已是放学的时间，路上好多背着书包回家的学生对他恭敬地招呼着。

不一会，就到了半山腰那小白楼，孙倩的练功厅是在最顶一层，他走到了楼梯半道，他便听到了微微的喘气声，

那声音急促压抑、气喘吁吁娇息连连，听着蛊惑，让人神思驰荡。他不禁放轻了脚步，悄没声息地踱到了门边。

「快点，把腿再张开，对了，这就好了。」是孙倩的声音，那音调亢奋激越，这是他所熟悉的，在床上的孙倩

每逢快要崩溃的时候，都会从嗓子里发出这如梦如幻的声音。他停了下来，又不敢愣然探出头，只能屏住气息再悄

悄接近些。

「屁股抬高点，就这样，用力，快点用力压啊。」接着又是咿咿嗬嗬的喘息声。

这孙倩也末免太胆大妄为了，赵振胸间一般怒气荡然而起，顾不了那么多，蹭地走了进去。却原来是孙倩正辅

导着一女生做形体运动，女孩子把个身体弯得像把弓似地架在杠杆上，还在奋力往下压。他不禁哑然失笑，幸好没

那么鲁莽地叫唤出声。

孙倩穿着贴身的鲜艳的健身服，如同她身上的第二层皮肤，那修长而又结实的胴体曲线玲珑地显露无遗。她的

腰是那样地柔软，仿佛用两个手指就可以将它整个儿箍了起来。

令人吃惊的象雪花石膏一样洁白的极美妙的脸泛出了可爱的红晕，优雅的前额上贴着湿漉柔软的发丝，两只海

波般清澈、杏子般的眼睛燃烧着淫荡的火焰，发出不可抗拒的魅力，一个略微上翘的线条优美的小鼻子仿佛使流露

在她容貌间那种大胆勇敢的神情变得更加显着，在那两片微张着湿润而又肉感的红唇间闪烁着雪白的牙齿似乎正在

与那浮现在她小巧的圆下巴上迷人的小涡争奇。

雪白的脖子如同大理石琢成，有弹性的高耸的胸脯让那轻薄的衣服遮掩不住，她那赤裸的轮廓分明的手臂和脚

掌纤小得就跟小孩一样。肌肤让赵振想起了夏天里那些长得最薄瓤最甜的西瓜，还有那奇妙的迂回曲折的散发着生

气的，好象每一个部位都是活着的，都能用言语的躯体。

孙倩停了下来，捞过一条毛巾边擦着边说：「有事吗？」赵振就点了点头，扬着手里的那张通知。

她转身对那女生说：「今天就到这，你换衣服吧。」那女生就拿过衣服扭着个小屁股朝卫生间里走去。

赵振的眼睛直勾勾地追逐着她的背影，孙倩就笑话他：「小心眼珠子掉地下。」

他就过去搂着她的肩膀，孙倩把那双快要探到她胸前的手拍开：「去去，人家个身子尽是汗的。」

见他的眼光还久久地徘徊在卫生间，就调笑着说：「想看吗，那可是末开苞的嫩货啊。」

「我不信，哪还有处女，要是在幼儿园还差不多。」便真的拥着孙倩上前，朝那卫生间直探着脑袋。

可惜，那女生已动作够快地换好了衣服出来了，跟孙倩说声再见就走了。

赵振见孙倩的脸上现出不高兴，就过去把通知给她：「阿倩，我带你好好放松几天。」

孙倩接过通知，边看边走到走廊，就问：「还有谁。」

「你放心，都是自己人。我们自己开车过去，明早你就在家等我，我去接你。」赵振兴高采烈的跟在她的后面，

双手不老实地就揣摸着她的屁股。

晚霞鲜红的光慢慢地沿着树枝移动，空气清爽而澄澈，许多鸟嘈杂地叫着。

在这半山上俯瞰整个校园，以及更远的城市，让人心旷神怡。孙倩一直像吮吸玉浆琼露一样吸着这种看不见的

氛围。

看着孙倩陶醉的样子让赵振像注入了催情剂，他双手从背后环绕着她，手掌就从健身裤的松紧带插了进去，里

面粘粘腻腻，不知是汗水还是别的东西，连那萎靡的毛发也湿漉漉。

他得寸进尺地拨开了毛发就抚到了那两片肥厚的花瓣，孙倩的这一地方总是让他念念不忘，在这儿，她有一物

件最经不起逗弄，一经撩拨，那东西就急不可耐地探出个光秃的头来，就像这时，赵振的食指已在那按压着，它既

不是肉也不像骨，反正一挨到他的手里，孙倩整个人就软绵绵的如瘫了的泥，双脚也不由自主地发软地颤抖不止。

赵振拉脱了她的裤子，连同内裤只一下就让他拽了下来，然后反转了她的身来，双手从她的腋下一撑，就将她

整个放在花岗岩的栏杆上，再把还缠在小腿中的裤子扯掉。孙倩就紧张地娇昵着：「可别来了人。」

「这时候了，哪有啊。」赵振气喘喘地回答。说着掰开着孙倩的两腿，把脸埋进去，一条舌头就在那里喷喷乱

舔。

孙倩已经泄漏得一塌胡涂，像吃过米汤，白渍渍的沾遍须毛。自己的一双手不知该撂向那里，一会抚摸他的头

发，一会却高举着抱着脑袋。

赵振这才将她抱了下来，让她趴在拦杆上，翘高个屁股，尽量把那鼓蓬蓬、嫩油油的阴部展露给他。

赵振蹲下身，身下那阳具硬挺挺竖起，就高昂昂地一刺，唧地一声已进去了半根。再双手把定她的细腰，奋力

一挺，整根粗长健硕的东西尽根沉没，紧抵住在她的里面不动。她就摇摆着屁股不依，那肉缝翕翕合合地吮吸着，

嘴里情急地叫唤着。赵振这才策马扬鞭，驰骋不停。

只一会，孙倩便高潮迭起，源源不断地快感从阴部迸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也受了感染般跟着颤栗起来，牵动

着肉体的舒畅，整个身子就腾空飘了起来，她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如泣如诉的吟叫，那声音在这空旷的半山间，显得

深幽悠远，伴随着这声音，赵振也放松整个身心，让那激情喷溅而出。

他们离开学校时，天已昏暗了，赵振开着车子把她送回了家。孙倩回到市里就一直往在自己家里，那里本来很

宽敞，但跟父母亲还有一结了婚的哥哥，还没成家的弟弟就显得不那么富裕。家里对于家明发生的那事义愤填膺，

也理解支持孙倩跟他了却情缘。但家明却迟迟不在离婚书上签字，也多次想找孙倩再谈，都让孙倩拒之门外。

回到了家时，家里人都吃过晚饭，他们都习惯于孙倩的早出晚归，女儿能在一中教书，对于他们来说毕竟是值

得炫耀的事。这使还是红晕满脸，欲褪末褪，眼光波光潋潋的孙倩自然了好多。一直到了她洗澡的时候，那阴部还

渗出赵振那汁液，一想到刚才男欢女爱的缠绵，孙倩就好像有一股神奇的暖流一次又一次地透及全身，她的两只大

腿也奇迹般地发颤着。

孙倩觉得被男人强奸之后，她的情欲越来越旺盛，岂直受不了半点的挑逗。

她身边的很多事都让她联想到那种事，书籍报刊，电视电影，朋友间的谈话，甚至商品的广告，所有的这一切

都会引起她强烈的情欲，她做梦也充满着色情的幻觉和肉体接触的需要。

她在淋浴间里把水龙头开到了最大，让水像针一样从喷头激射到她的身上。

她仰头对着水箭，叉开着双腿，挺起了胸脯，双肩后收，尽情地让水洗刷着。淋浴间的那面玻璃镜就映照出她

的一丝不挂的裸体，孙倩毫不隐讳自己的一个诱人的、性感的身体，长长丰满均匀的大腿和曲线优美的臀部，腹部

稍微隆起，纤细的腰肢和坚挺的乳房。

孙倩从浴间出来后，他的弟弟东子却在她的房间里，东子是个长得很漂亮的男人，五官轮廓分明，尤其从侧面

看，那鼻梁到嘴唇到下巴的一段弧线很洋气。

而那双眼睛像她，长得很女人味。「姐，一起去玩吧。」

「不了，我好乏，再说明天要到外地学习。」孙倩说，东子这段时间里很喜欢跟姐姐出去，也许是怕孙倩离婚

后过于寂寞，反正孙倩已经好几次跟着他闲荡着，到酒吧喝酒，上舞厅，而且和他的那些猪朋狗友也都很熟悉了。

东子很不情愿地独自走了，孙倩收拾了明日要带的衣物，跟两老说了声，就早早地上床。

通知上说明八点钟在教育局集中，那么多的学校这么大的规摸，熙熙攘攘，磨磨蹭蹭，到了真的上路也快到九

点了。自备有车的走在前面，没车的坐大客车，前赴后继浩浩荡荡地上路。

赵振他们开的是丰田的面包车，这次除了他和孙倩外，还有办公室的刘主任，再就是一教英语的女教师吴艳，

还有教研室的一中年女教师。

到了目的地已是午饭的时间，组织工作看来倒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车刚到了宾馆，房间早已安排好了，每

个人还发放了一袋子的学习材料和纪念品。

赵振和刘主住住一房间，进得了房间，赵振没好气地问：「怎么搞的，把老王也弄来了。」

刘主一下明白过来，一路上赵振黑唬着脸阴云密布就为这老太太。他赶忙辩解：「那是上头指名道姓点的，要

她讲课，我能有什么办法啊。」赵振也就不再说什么，两个人洗漱好了，就往下面的餐厅。

学习是在宾馆临湖的会议室里，赵振是这方面的行家熟客，知道这开头总是像模像样，因为有上头的领导督阵，

也不敢耽误，午休一过就准时下楼。

在人堆里要认出孙倩来很容易，不仅因为她总是花枝招展，而且骨子里总有一股使人暗然消魂的媚态，一大堆

人里面，你总能最先就注意到她。她正摇晃着一个高挑的身子，妩媚的眼风飞得满天都是，她在寻找着座位，百多

人的会议室赵振一下就看到了她，已经换过了衣服，一条短得让人不好意思朝她大腿瞧的裙子，把她那腰肢束缚得

风情万种。上身却是无袖的衬衫，敞露着两条如藕光滑洁白的臂，招惹着许多男人不规距的目光。

孙倩觉得这种学习，好像回到了当年的大学里。课堂间，男女学生眉来眼去，捎纸条，或是低声细语，情意绵

绵。

她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氛围，喜欢所有男人的眼光都随着她转。在这种场合里她总是得心应手、如鱼得水，随便

的一蹩一笑，无意之间伸个懒腰，或是两条长腿交替转换一下，自然就有那么些眼睛追随而来。这真让她心满意足，

随而即至就生出了许多兴趣，那身体里面也跟着萌发了其它别的东西。这又何乐而不为呢，即取悦了别人也享受了

自己，就像做爱时的男女双方，有了付出也有了享乐，付出的越多享乐的程度也随之增大。

赵振是要讲话的，正在主席台就坐着，刘主和吴艳他们两个正同坐一处，耳鬓相厮卿卿我我亲热地聊着，不时

还有吴艳尖尖的轻笑。

这时，有人拉扯了她一下，她回头见是同一寝室的叫白洁，哪个学校的她倒是忘了。她刚好旁边有一空子，就

拉着孙倩坐一起了。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带绿格子的衬衫，领口却开得很低，露出了半边的乳房。孙倩搂着她坐下，

就趴在她的耳边说：「妹子，你可是呼之欲出。」

白洁先是不明白她的意思，满脸迷茫不得要领，见孙倩把眼光投在她的胸脯上，一下就明白过来。

胸上就羞得起了红晕，忙把那衣领扯了扯。孙倩觉得她还是一个好纯真的少妇，就发觉后排有一男趴在课卓上，

眼巴巴地直盯着她的脚，白洁牛仔裙下的小腿胖呼呼的，光溜溜地自顾摇晃着脚跟上的透明凉鞋。

孙倩觉得这种学习无非是提供了一次骄奢淫逸的聚会。男的大都是些腆胸突肚、大腹便便的各校说一不二的实

权人物，女的如花似玉、妩媚迷人。大家聚到了一起，谁也不笑话谁，心知肚明不容点破地各自寻找自己的乐趣。

下了课，赵振就给孙倩使了一个他们之间才明白的眼神。这样，赵振就在头里走往山上去，孙倩跟在他后面，

摆脱开了大家。

这宾馆依山傍水，几棵垂柳，嫩叶翠绿，而最嫩处仍带鹅黄，长条在轻轻摇曳，垂向水面。靠岸有几丛小竹，

十分茂盛。

走着走着，赵振放着平坦的铺满鹅蛋石的小路不走了，偏是往那山坡上的树林里钻。等着孙倩上来，就一把搂

了个结实，他开始亲她，亲吻的时间很长，他的舌头在她的嘴里来回搅动着，用手抚摸着她的乳房。孙倩能感觉到

他强烈的欲望，手在用力地捏，嘴在用力地吮吸，当他的手伸进她的裙子里时，他更加放肆起来。

孙倩觉得赵振快要褪下她的裤衩时，忙将个嘴离开了他的舌头，微喘着气说：「别在这，树木太稀疏了，让人

瞧见。」

赵振也觉得太近路旁，经过的人稍加留意，也就暴露无遗了。就往远处湖边那片较矮的丛木一指：「到那吧。」

孙倩就扭着腰肢走到了前面，让赵振掀起了的裙裾也没扯下，那两片肉嘟嘟的白皙的屁股夹着细小的布条，一

摆一摆很是迷人的左右动弹着。

赵振急赶了几步，跟上了她，伸手就拍打着她的屁股，然后搂住她的肩膀，走着走着就从领口探进了她的胸罩，

边走边抚摸她的乳头，那肉蕾已俏生生地硬挺了着，那手又不满足于两个指头的抚弄，将一个手掌也跟着进去，握

着她的乳房揉搓着，把那乳罩的带子也扯落了从她的肩上滑脱。

那边本来搂着她的腰那只手也不规距起来，从屁股后面就伸进裤衩里，在那里面挣扎着，她的阴处已溃荡一片，

触手之间湿漉漉的，就拉扯着她的内裤。

孙倩就叫着不依：「哎呀，不要急嘛，别拽坏了。」

忽然，在那浓密的灌木丛里却站起了两人，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两个男人窘迫地瞪着眼说不出话来，脸上

却堆着发硬的微笑。

孙倩见是白洁脸上如醉酒般红晕缠绕，两眼汪汪的一派春色，看来是刚完了事，就说：「你们都完事了，就别

占地方了。」

那男的也就放松了下来，朝赵振扬着手：「老赵，晚上找你喝酒。」

孙倩却搂着白洁，就在她高耸的胸间拽了一把，悄声说：「妹子，好舒服吧。」

白洁就娇羞地一笑，却在要走时拧了一个孙倩的屁股，孙倩就惊呼着：「哎呀，真是个疯女人。」

还没等他们那一对走远，赵振就从裤裆里把那已是粗大疯长了的阳具捣了出来，也不脱下裤子，抄起孙倩的一

条腿搁在一树杈上，将她那窄小的裤衩往旁一挪，对准那花苞就斜剌进去，那里已是汩汩一片，滑腻腻的尽根吞没，

孙倩一个身子往后一仰，盘绕着很好看的发髻让她一甩，整个散了开来，一头玫瑰红的头发刷地铺开。

赵振一只手捞着她的腰，奋力在拱耸着，也是孙倩这练了舞蹈的人才有那么柔软的身段，把个身子弓着如同一

座拱桥，散开了的发梢已挨到了地上，却将两腿中间的那一处暴突出来，任由赵振在那里纵送抽剌。只一会儿，孙

倩已是娇呼连连，大声地呻吟，她喜欢这野地里无拘无束的放纵，在习习清风中她很容易就到达了顶点。她感觉她

飘上了蓝天，升腾在云端里。

不知过去了多久，也不知换过了多少姿势，反正孙倩觉得两条腿已酸软乏力，好像还抽了筋。此刻，天已渐渐

发黑，风吹过来，才觉得有些凉意，孙倩睁开眼睛，见两人早已赤裸着身子相依相傍在一起。

就叫起赵振：「起来了，我饿坏了。」

夜里，那些男人们聚到了一起喝酒，孙倩也跟着赵振去了，白洁也跟着那男人来了，孙倩知道他叫高义，也是

白洁她学校的校长。对于傍晚那不期之遇大家心知肚明。

孙倩过去搂着白洁，见白洁开得很低的衣领，把胸前那丰隆隆的两陀肉露了半边，中间还有引人注目的深沟，

乘着夸她上衣布料好精致的，将手顺势就在她的胸前揣了一把。

白洁一声娇叫：「要死，那有这么用力的。」引来好多人的眼色，她就娇羞着脸，把孙倩拉到一旁，交肩搭背

很是亲密地说着女儿家的体已话。

大家在一包厢里唱歌饭酒作乐，看来兴致很高，大家都把该办的事做了，该释放的也发泄清楚，还有那些还没

发泄过的就偷着溜走，就像刘主，还有吴艳。

这次学校同来的吴艳老师，说着一口呱呱叫的英语，还有浓重的牛津味。她的鼻子是有点勾人的勾勾鼻，嘴是

等待接吻的撅撅嘴，就因为她常一脸纯真又带迷茫的表情，男人们大都不及辨认她的危险就已经栽倒在她的裙子下。

吴艳的第一个男人是拉大提琴的，比她大好多。搞严肃音乐的男人都比较守礼，守礼到亲热的时候也文质彬彬，

就连吴艳让他裸着身子拉大提琴的建议也差点让他当场昏倒。

吴艳终于在一场不那么圆满的亲热后号啕大哭，边哭边数落自己的绝望：「没有亲吻没有拥抱没有高潮。」她

的音乐男人更加绝望，据说和她分手不说，而且从此还戒女色。

吴艳的第二个男人是和她年纪相当的白领。这次可是真是逢到了对手，从认识那天起就一路癫狂，最后胆大包

天的狂到了他的办公室，结果吴艳太忘形，不仅踢倒了办公室的屏风，更把他的手提电脑给踢下去，但她还是在最

紧要的关头像侠女一般娇喝一声：「你怎么白吃白喝使不出劲来。」于是，那可怜的白领被害得当场阳萎。这样，

她只能再找第三个男人。

吴艳在跟孙倩说这些的时候，一脸无辜和委屈，她说她搞不懂，每次自己本是无心之举，怎么都成了男人的灾

难。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已经瞟向五步以外的一个帅哥。孙倩心里暗笑着，又将是一个倒霉蛋。

那个倒霉蛋就是刘主任，刘春生，这个体院毕业的跑马拉松的选手目前还没见得倒霉，天知道往后该会发生出

什么事来。不过，他们两个一拍即合，已热乎乎、粘腻腻、如胶似漆、如火如荼缠到一起。

孙倩受不了那房间里的香烟味和酒气，就独自走了出来，本想到赵振他们的房里，到了那一看，房门上高挂请

勿打扰，定是刘主任跟吴艳正在房间里，心知是那么回事。只好转过了吴艳的房间，跟那老太婆闲聊几句。老太明

天要上台讲课，此时戴着老花眼镜，孜孜不倦地埋头备课，和孙倩聊着也是前句不搭后句，一付心不在焉的意思。

孙倩只好回自己的房间，见白洁也先行告退，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看白洁正拎着她那半杯型的乳罩晾晒，就

说：「好羡慕你有这么好的奶子，能用这类型的奶罩。」

「那有什么好，总是招惹着好多下流的目光。」嘴是这么说，但脸上却喜气洋洋，「不过，倩姐，你的长腿也

不错的，即能穿裙又能穿裤子。」说完就让出了卫生间，待孙倩洗好了澡披着浴巾出来时，白洁已是上了床。

「我是喜欢裸着睡的，你不介意吧。」孙倩对躺到床上的白洁说。

「你随便。那可脏了床单，我就不信，你睡着不流点出来。」

「在家我也是的，勤换就是了。」说着孙倩就熄了灯，有那么一缕金色光芒渗了进来，孙倩这时才发觉忘了拉

上窗帘。窗外，一轮朗朗明月正高挂在空中，她并没忘记把门留下。

半夜里，赵振果然摸进了孙倩的床上。睡梦中孙倩嗅到了一股酒气和烟味，猛然一惊，还没喊出声来，嘴就让

他的嘴堵上了，伸进了她嘴里的舌头使她觉得熟悉，便搂住他的脖子两个扭到一堆。

赵振早已是剑拨弩张，而孙倩也是含苞欲放，扭动着，很容易他的阳具便钻进了她迷人的地方，一个是有备而

来，一个又是早有预谋。两处敏感的地方刚一挨着，就你来我往不依不挠地狂抽猛送。

一时间，粗旷的喘息声，像灶间的风箱呼呼忽忽。肉与肉相博着，乒乓乱响，清脆入耳，还有那水声渍渍，似

那猫舔浆糊鸡鹅咂食。床上的被子已滑落在地，只看见黧黑的宽阔的臂膀把一团粉白细嫩的身子拢在怀中，那白生

生的乳房和藕瓜的胳膊和腿儿又紧缠在那孔武有力的肌体上，互相绞杀，互相压榨。

赵振把阳具顶在她的里面，伸手捞到了枕头，就垫进孙倩白生生的屁股下面，将她的两条长腿举着，使出了砸

肉夯般的手段，趋势凌空而下，一击到底。

孙倩双手把定他支着的胳臂，一双秀眉紧锁着，任由着他肆意淫谑。高悬着的一双腿胡乱地蹬踢着，全然忘记

了旁边床上还有白洁。兴致正浓的时候，口里不禁淫淫地浪叫着：「啊啊呀呀宝贝儿快点。」

声音曲折悠远，韵味深长，就像在哼唱一首无字的曲子。

就在孙倩兴致正浓，乐不可支，魂儿已飘入九重天外。忽觉他那东西在里面暴粗疯长，龟头在急剧地颤抖，孙

倩赶忙松开紧锁着的阴壁肌肉，急急推开了赵振的身体。

「不要射在里面，我忘了吃药。」

一头说着，一头反转个身子，将赵振那悬挂着的阳具尽含于口中，那东西怒目圆睁，昂昂站立了起来，像是快

要裂开似的，条条青筋暴起，宛如蝗蚓一般。

把孙倩一个樱桃小口张得大大的，方能艰难含着，又是一阵猛咂。

只一会，赵振就哎呀一声，那东西在孙倩的口里暴跳不止，就有滚烫的精液冲喉而至，而后，更是源源不断，

狂喷猛射，让孙倩口里应接不暇，好些如浓稠米浆般的白渍顺着她的口角渗出。

完事后，赵振拿起枕巾温柔地在孙倩的嘴边拭擦，孙倩只是觉得浑身发软，连动弹的劲儿也消耗尽了，终于挥

霍完了激情，就疾倦得入睡了。

孙倩正沉沉在做着好梦时，对面似乎有极轻微的响声，孙倩一摸身边，赵振的人没了。这时，天已快要亮了，

窗外，一种酒醉了的绯红渲晕着。对面的床上是一副惊世骇俗足以让她喘不气来的图像，头发半遮着白洁的脸，她

在赵振的压迫中来回转动着身子，不住地轻哼慢叹着。两条圆润夺人魂魄的大腿交缠开合，一个屁股狠狠地耸起拚

命着迎凑。

孙倩被这出人意料的景像搞得头晕目眩，浑身虚脱。赵振像牛一样拱着腰奋力耕耘着，还不时扭动着屁股磨研

一遭。把个娇小的白洁挤压得手足无措，她发觉孙倩醒了，眯着细小的眼缝如获至宝地朝孙倩叫唤：「倩姐，帮帮

我，不要让他——」

孙倩浑身燥热，一阵难忍的感觉冲荡全身。脸上还是浮荡起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的笑意：「哎呀，别害羞了，玩

玩呗，你又不是没玩过，呵呵。」

孙倩觉得自己真的太厚颜无耻了，竟能忍受赵振刚刚和自己亲密无间、毫不掩饰地缠绵了一番之后，突然出现

在另一个女人的床上。孙倩为赵振脸上不加掩饰的得意微笑而失望，但反而一想，她跟赵振也只是停留在肉体上的

关系罢了，还有的就是他还能左右她的权力。这样想着，那不合时宜的神经却敏感地动了，自己的一颗心像悬挂在

半空的气球，无所依靠、空荡荡地悠晃，乳头也毫不争气地发硬了、尖挺起来，她颤抖着陷入了自我沉溺的水中。

对面的两个，却是在紧要的关头上，白洁嘴里呀呀哎哎地发着不成调的呻吟，那脚丫子绷得笔直，床单上正流

溢着他们两个的淫液，汪汪一片。赵振咬牙切齿，努力提起又狠狠地冲下，那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腰肢跟着屁股

起伏不定，突然，越来越是急促，越来越是疯狂，粗重的呼吸像黑夜里振奋的野兽，然后，就是激动人心的喷射，

孙倩好像自己的阴道里也跟着他突突地战抖着。

「受不了了吧？呵，瞧把你浪的！」孙倩就笑话白洁。

赵振还伏在她白皙的身子上，带着回味无穷的语调说：「你怎么这么紧呐，真不像结婚的，跟小姑娘似的。」

随后，才拎起衣服摇晃地进了卫生间，白洁还瘫在床上懒惰着不动，她对着赵振的背影对孙倩说：「那东西真够劲。」

「够长吧，人家都叫他大象。」孙倩就过去拧她的腮帮子，白洁挣扎着，嘴里叫唤：「我可不敢动，你看，一

动弹，流得更厉害。」

孙倩就咯咯咯笑了起来：「哗，这么多呀，白洁你也够心狠的，宰割起男人眼都不眨一下。」

第四章

学习回来的孙倩，一回到家里便被告知，家明已来了多次，想再和她谈谈。

她妈也劝说她是聚是散总得给人有个交代，拖着也不是办法。刚好是周末，就约了家明，说好了在公园的一茶

座里，那是他们婚前喜欢去的地方。

现在的孙倩跟大山里的那时候已判若两人，一头波浪翻滚的长发染成了玫瑰红，更衬出脸上的白皙丰润。一个

身子也丰盈起来，如果说以前是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那么，现在则是盛开怒放，处处荡漾着成熟妇人的韵味与魅

力。

茶座设在湖畔，湖水静静地横在下面，凝然不动的如同一缸浓浓的绿酒。水面浮起了一道月光，月光不停地流

动。湖柳，被水熏着被风吹着也醉了，懒洋洋的不时刮起几丝长条来，又困倦的垂下了。

家明早已在那里，叫了啤酒就独自把饮着。远远的就见孙倩甩动着两条长腿过来，他想着那一双纤纤秀足有着

怎样白净的脚踝，有着敏捷如山羊的圆润的小腿和白雪一样晶莹的大腿，有着弧度优雅使全身都向上挺拔的屁股，

有着平平坦坦的腹部和小小浅浅的肚脐眼，有着丰满坚挺的奶子和修长的脖颈，和乌黑光亮包拢着的那一张俏生生

的脸。她从那边走来，冰肌雪玉骨，仙姿踔约，是乘着月色一起来到地上的天国仙女，舞步蹁跹。

家明起身给她让了座位，又殷勤地拍打了椅子上的落叶。脸上渗出了一丝苦笑：「你来了。」

「参加完了市里的学习刚回来。」孙倩在他的对面很优雅地用手按着裙裾坐下，这是喜欢穿短裙的女人很淑女

的动作。

「现在不错啊，听说在一中挺红火的。」家明讷讷地说，「我可惨了，里外不是人。」

孙倩这才仔细地打量着他，几个月不见，他消瘦得厉害，两肩高耸，背上的两个肩胛骨在衬衫下鼓起，显出脖

子的细长。孙倩不禁有些怜悯，嘴里却说：「这可是你自找的，怨得了谁啊。」

「一切都是我的错，只求你能原谅。」他说着，女人是经不起男人苦苦的哀求的，孙倩也一样。家明接着说：

「我确实在大山里呆不下去了，现在上课我无法面对那些学生，他们敢当面骂我。也不敢再到镇里走动，总有些人

背后起哄。

人，真不能走错一步。「

「学校领导就不管了。」孙倩觉得气愤，有些为他打抱不平了。家明摇头丧气地说：「你不知张家的势力，别

说是镇里，就是市里也不敢拿他怎样。」

「那你想怎么办。」孙倩说话很轻，家明预知那是一个和好如初的信号，他像一个溺死挣扎着的人拚命抓住一

根稻草，「只有你能帮我，只要你不离开我，我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我想办法吧。」孙倩垂下眼帘说。

家明就扯起了她走后大山里的情况，刀子收藏了那天夜里孙倩的内裤，曾炫耀地拿着到学校张扬过，说是镇上

杂货铺的老板出过一条中华烟跟他交易。小北也说她拥有孙倩的连裤丝袜，他老婆就跟人吵闹着寻死觅活要跟他离

婚，他就放言道如果真能离婚，他就要娶孙倩。

他们都喝了好多的啤酒，孙倩似醉非醉的眼神在月光下分外撩人，家明有意识地回忆他们相恋时的一些细节，

他指着远处那块巨大的石块问孙倩记得吗，孙倩说当然记得，那石块后面还有交相缠绕着的两株树，在那里，是他

第一次用嘴让她高潮来临。孙倩就对他柔情绵绵地笑，在酒精的浸淫下重又变成了他的灼灼桃花。这一刻，他们竟

又惺惺地相惜起来。

这时孙倩起身说：「我得上卫生间。」

「还记得在哪吗。」家明殷勤地问，「我跟你去吧。」

孙倩嫣然一笑，既没拒绝也不答应，自顾离开座位，转身跚跚地走去。

家明对着她一袭牛仔短裙，束出柔韧的腰，浑圆结实的臀，修饰出两条笔直而富有弹性的腿，驮着她堪与职业

模特相媲美的身姿，俏洒洒地直入远处的一幢厕所里。他望着她的背影，感到丹田一股热气升起，刹那间流遍全身，

由不得一阵心烦意乱，浑身着火般燥得难受，便抖擞清神，咬牙切齿地骂出一句天荒地老的真言，跨着大步跟着过

去。

家明跟着孙倩进了卫生间，啾着孙倩刚好要关门那瞬间，用脚急切地塞在门缝里，肩膀一挤就溜了进去。孙倩

就娇嗔着：「人家涡尿呢，你跟着干吗。」这儿说着手却没闲，撩起裙子脱了裤衩便蹲坐在马桶上，就听见咝咝滴

滴的声音。

就在她拉完毕弓起身子时，家明见着两截玉藕似的长腿雪白如缎，高突的一处地方两片花瓣中细草萎萎那上面

还摇晃着滴滴露珠，禁不住双手逗弄起来，顿觉花瓣微张内里咻咻的吸纳，就将孙倩的整个身子反转过来，双手掰

着她的屁股蹲在地上，立即口吐红舌遍臀萦绕。舔及溶溶仙洞、曲径通幽，徐徐吞吮花心。

孙倩整个身子伏在马桶上，只把个丰盈雪白的屁股高高耸起，努力把那地方展现着，直将那肥腻腻、光滑滑、

红艳艳的嫩缝儿露了出来，自然淫兴教教炽热无比，那地方翕扣欲碎，里面似有一眼涌不尽的泉眼汩汩而出，把那

绒绒纤毫弄得湿漉。

家明把条利舌伸得老长在那花瓣探寻一遭，轻轻一触便有一截似骨非骨、似肉非肉的东西探了出来，如同一小

沙弥探首帘前朝外窥视。他在这地儿打滚好些年，把孙倩的身子方方面面抚弄个透，怎不识得这小沙弥，每凡她淫

火焚身，情炽渴望打熬不住时，这小沙弥就探出闺房披头露面悄悄浮现。他竟将利齿深深噬入紧含慢吐顶钻伸缩，

如鸡琢食、如蛇吐信。

孙倩熬煎不往，竟唧唧呀呀叫出声来，一股热腾腾淫水涌将出来，流了一片汪洋把家明的嘴、唇、脸弄得都是。

家明解着裤带子的手直打哆嗦，连同内裤让他扯到了脚脖子，手扶着阳具就从孙倩的屁股后面长驱直入，孙倩

那儿已是滥溢一片，家明只是腰间一挺，那东西就毫无阻滞的连根尽入，然后他就挺身而出腰送臀，啪啪有声地直

击猛撞。一双手却探进孙倩的衬衫里，挪开了她的乳罩，就在那久违了的双乳上摩挲。

孙倩觉得吸纳在她里面的那东西沉甸厚实，知道家明已是好久没使用了，心中不禁生出了一丝歉意，油然而来

的那丝情愫，带动了身体上的一股激情，下面的那儿就泛起热流来。家明顿觉一烫，那活儿就气势汹汹地膨胀开去，

撑持着孙倩的下部一阵紧张，一阵痒痒。她觉得那活儿就如同活物，在自己的腹中乱咬乱撕，乱吮乱吸，感觉自己

的五脏六腑被一拽一拽的揪扯着，掏空了。

两个身体正在那狭小的空间里纠缠不休，也不留意在外边一双眼睛滑碌碌地偷窥着。

这茶座的年轻待者打孙倩一到时就心旌旗动，一个夜里那双眼睛就围着她的身上不曾离开过，刚才见孙倩离座

进了卫生间，就悄悄地跟着，此刻正扒着门缝偷窥内里活色生香绮丽香艳的春光，见着一个白花花的扭动的身子，

耳闻着快活消魂的唧唧水响，似鱼嚼水、又似雨水入泥，已是心荡难安、精神狂逸，裆下那对象如火炭般热烙，将

个裤子撑得如同戴着斗笠，体内一股炽火狂焰升腾，左冲右突、一个不留神就一倾如注，他不禁紧闲着双眼，尽享

这突而其来的快感，遏制不住从心底直冲出来的一声叹息。

这就惊动了内面正尽欢尽爱的一对男女，孙倩不禁慌乱地扭开了身子，捞起滑在腿际间的内裤，家明急忙把门

打开着探出了身体，就见一个黑色的身影逃也似地直窜出去，孙倩就娇憨地用手擂打着家明的胸部：「我不干，让

别人偷看了。」

「别怕，他又不识得我们。」家明见她花容失色，又羞又娇的样子清纯秀丽，不禁用手在她的腮帮上轻拍着。

两个人便整齐了衣服一同回到了座位。

孙倩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夜了，孙倩要给家明想法子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为了安慰他而敷衍了事，这些日子

里张庆山已偷偷地找了她，说是为了那一次的鲁莽行事深感不安，要向她赔罪。

其实那老头醉翁之意孙倩明白，想到那一夜里他久久不放她走，对她痴迷有加的样子。那时孙倩就犹豫再三，

妨着跟家明的关系还没解决，恐怕受之于他把柄。所以徘徊不决，从进一中跟赵振这些人走到一起，孙倩无不为他

们奢侈淫逸的生活自惭形秽，不禁为当初一腔热情地跟家明要在大山的学校里过着世外桃源生活的浪漫理想而感慨。

每每回到家中，在这狭窄的房间里，无端就生出很多烦恼出来。

接着一股无可遏制的倦意像潮汐席卷过海滩一样席卷了她，她双手放在胸前，很快就睡了。

清晨的阳光如一瓶陈酿一样被打开，并毫不殉私地见者有份地倾倒入每一个人类的杯中，便注定每一个人都能

分享这种美味可口的阳光饮料，注定那些新鲜的微熏的醉酒的日子将成为一种美好的开始，在漫长的黑暗的世界里

突而其来似的明亮。

孙倩一起床，也顾不得自己精赤着的身子。就心急火燎地翻箱倒柜寻找张庆山的名片，他说上面的那电话很少

人知道的，只有几个他的红颜知己或是市里面高层人物才知道，不用通过秘书就直接找到他。

当时孙倩也不在意，随手就不知搁到那里。她的动静也把她爸她妈惊醒了过来，在她的房间外问道：「倩啊，

大清早地找什么哪。」

她也一惊，见自己一个身体一丝不挂，这才随便捞了件衫套上，就到门口对两位老人说：「没什么，就找个名

片。」结果，却在自己的手袋里面找到了，她坐在床沿上纳闷为何要把这纸片带在身边，也许心底里总想着有那么

一天会找着他的。她伸展着自己两条修长柔滑的腿斜躺在床上，就拨出了一串号码，很快就有了回应。

「是我，孙倩。」她简单地自报姓名。那一头的声音很模糊，想必他还在睡梦中。她就追着问：「怎么啦，还

没起床哪。那我等会再打。」

「不不不。」他连连说不，这下清醒了，孙倩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昨晚跟市里的领导打了一宵的牌子，好晚

才睡的。孙老师有什么见教。」这土鳖，就是上一遭厕所泡一涡尿也会夸耀成谈妥了百多万的生意。「我想请你吃

饭啊。」孙倩把声音放轻放低，让他听来更加娇柔，并没恶意。

「那该是我请才对，只要孙老师你肯赏脸。」他受宠若惊地，掩饰不了的兴奋。孙倩就说：「说好了，别跟着

那么多人，我可不喜欢。」

「那一定，那一定的。」他就跟孙倩约好了中午在宾馆的巴黎厅见面。

孙倩到了宾馆的巴黎厅时，见张庆山跟他的女秘书已在那里等候了，心中就有隐约的不快。一张脸也就现着不

是很喜悦的样子来。

孙倩娇嗔欲怒的样子让张庆山怦然心动，他让女秘书退下。站在他面前的这女人堪称是他见识过的女人里面最

为出类拨萃的性感尤物，现在他能更加细致的打量着她，罩在灰色裙下的身段，那薄绸紧裹着她丰腴的身子，衣领

故意敞开着，高高的乳峰显而易见，很惹人注目，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两侧隆起部位上的奶头像受挑逗一样紧紧地

贴在柔软的裙衣上。

她走到了他的跟前，她的大腿、腰身、臀部都缓慢地似流水般地颤动，带着一种肉感的诱惑，她箭直不是在走，

而是在慢慢地滑动，以她不寻常的体态唤起他的注意，以满足他性欲前奏。

「你不是要我吗，我来了。」孙倩开门见山，她清楚对付张庆山不需要多余的废话，那人聪明得快要成精了。

孙倩的直率让他有点措手不及，但他也没有显现出过份的失态。仍笑容满面地说：「还在生气啊。」

「那是自然的，我不生气，我不成了什么啊。」孙倩那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紧他，高高的胸脯在蝉翼的的裙衣

下，以那种不会被误解的性感舞蹈节奏急剧起伏着。

「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可是诚心诚意向你陪罪的。」他觉得在她的面前竟变得软弱无能起来了，他张庆山在哪

都是铮铮铁汉啊。他忽然觉得一阵焦渴，伸手拿起茶杯，咽到了嘴里却惊讶自己并不是口渴，终于明白了是身上的

那股热焰在作祟。孙倩为他续了茶水，随着她的那么一探，她的裙衣上部更加放肆地张开了，她那可爱的乳房暴露

在他眼前。「孙倩，你说，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孙倩重新坐回到她的椅子上，两条勾魂夺魄的长腿交替在一起，薄薄裙子纵到了膝盖上，露出松软丰腴的大腿，

她的一举一动无不具有强烈的诱惑。「我什么都不要。」孙倩咬着下唇说。心中却有一种隐隐说不出的快意。

张庆山懊丧自己骨子里对孙倩的态度，一见到了她，腰都直不起来。当然，他那里随着年纪的增大已老树一样

枯起，遭霜的鲜花一样萎顿。因为闲置太久而成了一样下体的摆设。可那天是这女人让它忽然活起，活起了便不肯

死，枯树逢春一样张狂，一回的雨露滋润，合抽出好多条的嫩油油枝条，好多片的碧碧叶子，条条骚动叶叶风流。

待者已为他们送上了菜，份量不多但品质不错，有鱼翅、有鲍鱼，更有一些孙倩叫不出名但很可口的东西。就

是盛放的器皿也是那么精致，金碧辉煌。孙倩知道那是他的女秘书点的，不禁为她的良苦用心而感叹。张庆山为孙

倩倒了路易十三，那酒通体透明，有孙倩很喜欢的琥珀色泽。入得口来醇厚浓郁，回味无穷。

张庆山像只苍狼似的独据在那领地上，酒瓶永远蓄满着醇香的液汁，杯具却永远是一饮而尽的空虚。

孙倩心中不禁对他有些怜悯：「你不要喝得太猛了。」

「孙倩，你认我做干爸吧。」他说得过于突然，连孙倩也惊讶是否出自于他的口中。「你不是喝醉了吧。」

「不会的，小傻瓜，得有名份，我才能让你幸福。」他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那天，当孙倩对这种神速发展的关系略感狐疑时，也领略到了有钱人什么叫一诺千金，什么是慷慨解囊。张庆

山把她领到了他在城市里的一处秘密公寓，应该说，现在是孙倩的了。孙倩因为过份的激动，脸庞上显出粉红的颜

色，鼻尖上也冒出一层细细亮亮的汗。她兴高采烈地在宽大的间子里来回奔跑着，不时发出欢呼的尖叫，一切都让

她感到惊诧。

张庆山在阳台那边把她逮个正着，他搂住了她，他似乎闻到了一股香气，仿佛从她的身上发出的这样带有感官

剌激的香气，同样，她的身子在衣裙里恼人惹火。她微张着嘴，好像等待着他的亲吻。

由于是刚刚喝了酒，孙倩的两颊潮红欲滴，唇上那天然的嫣红胜过于名贵口红，晶莹洁白的牙齿在两片红唇间

时隐时现，像含着一串玉珠。他们急剧喘息着亲吻在一起，从嘴里喷出掺着口水的热气。

孙倩把他腰部上的钮扣全都解开，她慢慢地把他的衬衣上身扒开向两侧，整个胸部完全坦露出来了。

当孙倩用她的舌头舔遍他裸露的胸部时，他闭上了眼睛，心里升腾着对她的渴望，胯间那东西就蠢蠢动弹着。

他轻轻地解开她那件肩头扣着四个钮扣的绸裙，任它滑落在她的大腿上，这时，他睁大了眼睛，赤裸裸的胴体

丰腴光滑。她的乳房显得不很丰隆，但却十分结实，直挺，乳头上翘，两点浅浅的紫红像女妖的淫荡的双眼逗引着、

撩拨着他，弄得他的下身蓬勃胀起。

这时孙倩挪动着脚步，她的衣裙就不滑落到地上，他发现她的裙子里边什么也没穿，当他想到刚才她就是这样

坐在他的身边，忽然觉得他是那样缺乏自制，差点就要喷射出来。

孙倩的腰很细，但臀部却丰满，圆圆的鼓鼓的。小腹坦平略有浮突。小腹的下面，是一个女人精华的所在，先

是一丛黑黑的亮亮的毛，略微卷曲，经险老到的张庆山从这丛萎靡柔软的毛上看出她是一个性欲特别强烈的女人。

喜欢男人像红鬃烈马一样骑在她的身上撒欢，而且极易满足，只要稍加调弄，她的身体就会像大病似的呻吟、扭动，

就会如可怜的蛇儿一样愈发忘情地缠住男人一齐登上极乐的顶峰。

她那裸露的身体跟他挨得是那么地近，当孙倩伸展她的双腿挑逗他时，他向前倾着身体，非常老练地用舌头调

弄着她，孙倩把他的脸压在两腿间，她的身体抖动着，一边喘息着，一边把手放到了他的裤裆里摸索，忽然，她一

下子好像失去了控制，发狂地呻吟着，紧紧地抱着他的头。

是张庆山的舌头像赤练蛇一样在她那花瓣上蜿蜒，他的牙齿正在咬噬她隐藏在毛发中的那处敏感的瓜蒂一样的

东西。欲火在孙倩的五脏六腑中燃烧，并渐渐向胸腔蔓延。她感到火苗快要从喉咙口窜出。

极度的焦渴使她忍不住双手紧搂着他的脑袋，就像捧着某种纯洁祭祀，某种贵重的馈赠。

张庆山的头让孙倩揽到了她的胸前，他站直了身来，嘴唇泛着光，闪着两只睁大了的，看来有些狂躁的眼睛，

两个人一齐往卧室里走去。

一到床上，张庆山就表现出像年轻人一样的急迫和冲动，孙倩横躺在床上，她的眼光顺着他的小腹落到了他的

胯下，最后，落在他盘根错节的阳具上，他叼住她的舌尖，一只手紧紧搂住她，下体慢慢向她的下面滑去。突然，

她低低地欢叫一声，她知道那东西蛮横地冲入自己的体内。

孙倩遏制不住一阵兴奋渗出了好些淫液迎接着他的进入，任由着他在里面横冲直撞，在他猛烈的撞击中，她在

他沉重得山一样的躯体下小心地慢慢地舒展着身子，寻觅他最满意的位置和角度。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粉红色的

气球，随风飘起，悠悠荡荡的在云端里飞行，风嬉弄着她，一会儿将她高高抛扬起，一会儿又将她甩落下来。

孙倩一双洁白的长腿紧紧地夹着张庆山的腰际，涌动的快感迫使着她下意识地往上蜷起腿，于是她两腿间的乌

黑中露出了一抹鲜红的花瓣，在他的阳具提起时现了出来，一股粘稠的白渍从洞穴中也跟着喷涌出来，直喷到了他

的大腿内侧。他看着这香艳的情形，无声地笑了笑。

他慢慢地抽插着，尽量延长享受的时间。他的心里像让熨斗熨过一样舒坦，这么个高贵傲慢的女人臣服在他高

昂的阳具下面，这个脱得一丝不挂的女人躺在一张大床上仪态万方的正驯服的听任他的摆布。

女人在那儿像条蛇似的扭动，零乱的长发散如星光四射，狸红的嘴唇轻轻张开，露出洁白的牙齿和伸缩不已的

舌头，舌吐如花朵开合，敏感的鼻翼扇忽翕动，发出娇柔万般的嘘嘘的喘气声，和狐媚妖娆的蛊惑人心呻吟。这种

感觉让他兴奋，让他激动。甚至超过了把精液射进她阴道的那一刹间。

张庆山惊讶自己的强悍，眼前的这个女人让他领略到已好多年没有了的爽快，真是个绝妙的尤物，身材高大结

实但一举一动又是那么妩媚撩人。

孙倩漫不经心地点燃一根香烟，调皮地将嘴撮了起来，红圆如樱桃，吐出的丝丝烟雾漂漂渺渺，再把香烟递给

了他。然后，这才起身伸个懒腰，赤膊着身子溜下了床。一头浓密的头发飞泻齐肩，就这样婀娜地走进房间里的洗

漱间。

孙倩很得意地在洗漱间里哼着歌谣，张庆山相信那欢快的曲子是由衷的，是从她的心里发出来的。

他也很得意，女人就是男人胯下的空谷野马，只有征服了女人的男人才能征服世界。

她出来时，不知从那弄来了宽忪的浴袍，但也遮掩不住她每一处成熟丰满的曲线和轮廓。她走到床边，眼睛里

闪烁着逗趣的笑意，将个身子扑向了他，双手盘绕住他的脖颈，她与他贴唇相吻，熟练地扭动着腰肢，「老爸，热

水放好了，快洗吧。」

他用手捏紧她的屁股，「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儿。」说着，就起床进了洗漱间。

孙倩像哄小孩一样将老头哄进浴池里，然后，她再脱了衣服，轻轻地舀水，泼洒在身上，大理石铺着的地板太

滑溜了，孙倩只有张开双腿努力撑着。

池中的他仰头笑着看她，不断地找寻机会搔弄着她，孙倩扭怩地闪避着，才进入浴池。早在里面的张庆山已让

出一个位置，留待她的到来，当她的身子浸入水中时，他突然反转身来，孙倩惊呼着，并用浴巾遮住了身体。

他笑意盎然地注视着她，轻柔地吻着她的额头。逐渐地，孙倩接受了他的拥抱，在碰到了他身体时，她由得轻

唤一声，她发现自己的双眼迷朦了，肩膀无力。

慢慢地，张庆山抱住了她，拿掉了她身上的浴巾，孙倩想闪避，但让他压住了，当他凉爽的嘴唇印在她温热的

身体上时，孙倩觉得格外舒服，在身体紧密贴合着时，他从她的下面抚摸着她的胸脯，在缓慢地揉搓着她乳房的同

时，并不停歇地亲吻她，孙倩觉得全身已好像水母般地发软，丧失了气力，快要虚脱了一般。

接着，张庆山抱起了她的身体，执拗反复地抚摸，另一只手则游荡到了她的下体，一瞬间，孙倩的身体颤动了

一下，闭着眼睛任由着他摆布。

出了浴池的他，在两人身上涂沫着香液，并让满是泡沫的躯体紧密地贴在一块，终于，孙倩扭动着她的身体，

忍不住地呻吟起来，于是，张庆山不顾一切地把她压向墙壁，他沿着她的脊背吻如雨下地，并突如其来的从后面压

上。

孙倩刚想转身，但他强大的力量把她压着，已经将那怒气冲冲通体紫红的阳具顶直了她的里面，孙倩的身子如

奶油般地溶化了，忍不住弯下腰，把屁股更高耸迎向他，快感自脚尖直冲头顶，他仍是激烈地窜动着，好像进入了

一种忘我的境界里。

孙倩感到了后面的他气喘如牛，全身一阵阵急促的抽搐，赶紧叫唤着：「别在这，我要到床上。」

两人也顾不了身上涂满着的香液，手拉着手到了卧室，倒向了床上，张庆山眼见着孙倩两只淡红的乳头和紫色

的肚脐像三眼女妖诱惑而不怀好意地对着他，顿时那阳具粗硬得骇人硕大，她抽动大腿催促着：「快点给我啊，我

要嘛。」

他们再一次合为一体了，她闭着双眼，开始摇动屁股，身体被撞击得直打颤，不禁动情地叫唤着：「啊，呀，

老爸，真是太好了。」下面的屁股更是大力地抛抖着，身体仰了起来，手指紧紧扳住他的背脊，「噢，我快死了，

快点。」

孙倩知道自己的高潮来临了，阴道里正一阵一阵地抽搐着，好像从子宫里涌出一股让她舒心悦意的淫液，那液

汁带着强烈的快感倾巢而出，使她整个人好像腾空而起。这时，她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带着一种呆滞的而泛光

的神彩。

随即一声高呼，整个身体把他紧紧夹住了，她觉得他也在她里面暴胀着、战抖着，龟头就像触电似的一抖一颤，

而且一下比一下更快更急，便有排山倒海的激流向她袭来，她能感到他是那么的强劲，假如不是在她里面，那鼻涕

一样粘稠的精液忽地会喷射出去好几尺。

他们两个同时到达了欲火的高潮，他全身松懈地离开了她，摊开了四肢，并排躺在床上的两具裸体都沉浸在爱

恋的回味中，孙倩紧握着他的手说：「太舒服了。」

张庆山又贪婪地抚摸着：「你刚才终于承认了。」孙倩在他的撩拨下哼哼哈哈，微微地扭动和颤抖：「我承认

了什么。」

「你不是都叫我老爸了。」他激动而不失清醒。

「我叫什么了。」孙倩感觉着他的忘情。

「你叫我老爸了，你承认是我女儿了。我要在市里最豪华的酒店举行一个仪式。」他说。

孙倩几乎有一种成就感，甚至为自已的成熟和艺术而骄傲。她紧紧地拥抱着张庆山，紧闭着眼睛，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说，疲沓沓的像个橡皮人。过了好一会才开口：「不，我要在大山里办，我要名正言顺让你的家里知道。」

「好的，都依你，乖女儿，只要你喜欢，什么都依你。」他边说着手就在孙倩的下面拨弄着。孙倩跟着放荡地

尖笑：「哪有老爸对女儿这样子的。」

「谁让我女儿这般撩人啊。」说着，就压向了孙倩，他感觉到的只是一股热浪，一阵狂飚，一种说不出的激越。

她哼哼地呻吟着：「你说我怎就撩人了，你说什么野话了。」说着便狂野了起来，不停地叫着你坏你坏。孙倩

更是推波助澜，把两个人的境界又弄得风起云涌。

一直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张庆山才离开，那天夜里他是紧紧地握着孙倩胸前那对宝贝入睡的，在他眼里，那真是

完美无缺的乳房，丰腴而不肥大，坚挺而不失弹性，仿佛那是两只可爱的小鸟，不紧握它，它随时都会乘黑夜飞走。

孙倩觉得他有时用力过大，疼得几乎叫出声，但她紧咬着嘴唇不叫，心中却有一种隐隐说不出的甜蜜。

他走的时候搜索了全身，把所有的现金都留下给孙倩，并把那手机也留下了。看他一脸倦容孙倩真于心不忍，

昨晚也太过疯狂了，总是爱不够。就在刚才吃过早餐的时候，他们还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又来了一回，他已经没有那

种勇往直前的威猛强悍了，但热情依旧不变，可惜最后送给孙倩的那东西只有那么可怜地一点点。以致在他拍打着

她的屁股说他走了时，孙倩真想再紧紧拥抱他。楼底下那该死的司机把啦叭按得就象摧命，孙倩只能依依不舍地和

他道别。【完】